荊川先生右編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九

亂一

逆惡 論晉人殺厲公　補　里革

論莒僕殺紀公　補　季文子

嬴秦之亂 諫沛公居秦宮 上漢高帝　補　張良

說漢王伐楚 上高帝　補　董公

諸呂之亂 勸代王入帝 上文帝　補　宋昌

新莽之亂 說循行郡縣 上光武　補　馮異

說延攬英雄 上光武　補　鄧禹

曹操之亂 上漢獻帝表 補 漢先主

爲先主定計 補 諸葛亮

前出師表 上後帝 補 諸葛亮

後出師表 上後帝 補 諸葛亮

杜弢之亂 勸征杜弢 上晉元帝 補 王鑒

論征杜弢 上元帝 補 熊遠

蘇峻之亂 論庾冀討蘇峻 上成帝 補 范汪

安史之亂 祿山亂說太子 唐玄宗時 補 建寧王倓

破賊期對 上肅宗 補

朱泚之亂 論叙遷幸之由 上德宗 陸贄

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上德宗 陸贄

論駕還宮闕發日狀 上德宗 陸贄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上德宗 陸贄

光化之亂 論光化兵變 上宋仁宗 歐陽修

王倫之亂 論軍賊王倫之亂當求禦賊之策 上仁宗 歐陽修

論王倫之亂不可寬江淮官吏罪 上仁宗 歐陽修

僞楚之亂 張邦昌亂議僭逆 上高宗 李綱

議僞命 上高宗 李綱

僞齊之亂 論劉豫亂捍禦賊馬上高宗　李綱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高宗時　李綱

酈瓊之亂 論淮西軍變酈瓊叛逆上高宗　李綱

乞委楊沂中酌處淮西軍變上高宗　李綱

論淮西之變宜寬張浚罪上高宗　李綱

小帖子附　李綱

論車駕不可輕動上高宗　李綱

荊川先生右編卷十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亂一

論晉人殺厲公　　里　革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

由省之盜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論莒僕殺紀公　季文子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殺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

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
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
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
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
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
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
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
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

醜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

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諫沛公居秦宮　張良

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沛公得入秦見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

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還軍霸上

說漢王伐楚　　董公

漢二年冬十月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勸代王入帝　　宋昌

漢高后八年后崩諸呂謀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使人迎之郎中令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言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

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耶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琊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說光武循行郡縣　馮異

漢光武初起兵主簿馮異因間進說

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

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德澤之光武納之

說光武延攬英雄　　鄧禹

鄧禹聞光武起兵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焉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倔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

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上漢獻帝表

漢先主

漢獻帝時以備爲大司馬漢中王備表謝討遂上奏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

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

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
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
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
義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
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
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
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
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
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
上

為先主定計

諸葛亮

先主屯新野徐庶薦諸葛亮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出師表

諸葛亮

漢後主建興五年丞相亮伐魏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

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

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
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
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
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
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
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
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
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

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

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勸征杜弢之亂　王鑒

東晉元帝初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瑯邪國侍郎王鑒上疏勸帝征之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邅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涂所籍之資江南之地盍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口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屬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illegible]燿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捷而申侯燿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

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擾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茸阜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越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斷

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鎖於麾下矣

論征杜弢之亂　　熊遠

琅琊國侍郎王鑒勸元帝親征杜弢兼用參
軍熊遠上疏

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亟發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代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勲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

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旣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尅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卽賊不足慮也

論庾翼討蘇峻之亂　　范汪

東晉成帝時蘇峻反庾翼將悉鄀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襄陽中書侍郎范汪上疏

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致討凡百草創資儲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旣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前翦豺狼之

林招攜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撫法用疇懲闖
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
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漕
運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
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
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
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降今實未戢而進兵不
解患難將起臣之所至慮四也甚爲不知兵家所患
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畏然終年非心
情所安是以抗表輙行畢命原野以冀宏規經略文

武用命忽遇緩急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選鎮養鋭以為後圖若少合聖意乞寄出臣表與車騎臣氷等詳共集議

祿山之亂進說太子　　建寧王倓

唐肅宗為太子安祿山亂建寧王倓典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諭二至尊播遷吾何以違左右乎倓進說

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

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與復策之上者於是議定

破賊期對　李泌

唐肅宗時帝問行軍司馬李泌以破賊期泌對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耶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

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踰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伏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illegible]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illegible]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

論敘遷幸之由狀　　陸贄

[illegible]建中四年時帝幸奉天與陸贄語[illegible][illegible]剋責貶退而上疏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説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
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
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
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
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
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
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
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
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
罪者非敢徒飾浮説苟寛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

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血竭於笞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

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捜閱私牧以取馬溥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勲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者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惻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戚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毕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慼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賴恐

懼與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騷然而京邑關幾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

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

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於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畧可記人事

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旣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尙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証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逮蒸黎日夕族黨聚謀戚憂必有變故旋屬遷原坂卒果如衆庶所慮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旣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倒億兆憤懣在於審察時變恤納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訓爲當然挫追

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憸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

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勞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闢丕圖況陛下稟英資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巳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蕞爾逋誅淫原亂其介卒犯禁盜上天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

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懺前
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
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
盪滌袄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愛國奉君
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
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陸贄

德宗興元元年上

右欽溆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
自京城偸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那

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
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
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
者與一職之守不同當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
恭[illegible]領其要畢主其詳尊尚恢弘畢務近細是以練
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
品[illegible]以咸眾明適而萃方自通此大臣之任
也[illegible]暨康[illegible]其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
纊而[illegible]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
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illegible]

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
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
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弊似微而禍重茲道得
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淸
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
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
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秦皇
嚴衞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
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

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
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讎慝有矣臣故曰
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
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
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
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
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
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
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
成禍灾兵連於外變起於内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

家難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儆小失而崇丕業耳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欵者繼踵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奬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録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内風靡翕然歸心賢愚感懷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平豈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

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
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覘輸誠者謂其遊說諭官軍饟
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
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
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
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既
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
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
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絶矣狥義之心旣沮脅從之
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

唯揣樂闇不憂失實咸言聖謨深遠策畧如神小寇
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
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
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
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
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
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
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
矣陛下既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酉隅唯在茲
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

光繼叛都邑城關猰貐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枝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鱉咸若黿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人之術也竊料邢連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驍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

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具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陸贄

右先須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

澇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 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澇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思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汁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負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淩羣峯澍流巨石崩奔訇殷山

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過恐非功力之所文皆若之所
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黃遘殃皆不可測匹人單
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涉不存
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閣道淹圯環備
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繼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
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霪潦更深谿澗皆溢逕路
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
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
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
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

臣今非敢沮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違爲慮耳儻
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
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
慺慺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陸　贄

昨日欽溆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
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溆奏來者兇
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
祚應須處置大畧已附欽溆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
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

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詔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廻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臨於含容改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逆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之㚇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馬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進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及遂乃緣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浸溢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擾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棿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撝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厲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

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病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忝滿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隔壅之失情德音渙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鳴以好音消稜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家室屯戍爭戰者冀全其性命德澤

將竭而重需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
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
殫令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
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
而不開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
請復術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權
臣誠上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
所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上以
西征於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衛
伐於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張武旅

斂鬪於萬類征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已竭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已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洮戎構災豺狼牧於[illegible]禁闕猰貐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本部仗順之師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歛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憮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款附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illegible]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

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樂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以常理昏迷不恭

則當外察其倔强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
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唯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証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
攻取不徵敎化之未至不諒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
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
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
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
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
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

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
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矣
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
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
則殊塗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
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
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
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墻之戒不其信歟所以德音
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己布明信以

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暫
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
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言
密議固亦未盡泯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
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
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
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
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密
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收輦
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

聞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
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
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
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
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
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
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
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
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
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

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愼始禍機一發雖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焉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畏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宜惠以蓄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强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 今皇運中

與天禍將悔以逆訛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有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務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廢而懷如父母凡在已疑懼計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儕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

且宥矣吾屬何病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
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羈旅望
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
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
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
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
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於天地
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
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
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勑諸鎮各守邊疆彼既氣奪算

窮是乃牲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

論光化兵變　歐陽修

宋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

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
虐近致光化兵士作過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
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
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
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徧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
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
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
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
稟行不得漏泄所貴別不生事

論軍賊王倫之亂當求禦賊之策　歐陽修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前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頹法號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量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賊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縉紳之內憂國者多皆論盜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眾多之言必動於心畧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許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

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為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此去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為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

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
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
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盜賊雖多而將有
敗者遂生玩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
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
形于色及退見宰輔從容閒暇天下之事深可憂矣
今桂陽建昌軍賊數不少想其害爲尤甚王倫在于
遠處更不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
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已成難救之意[illegible]
定禦盜之法須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攻[illegible]

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巳來羣臣上言者皆爲自來寬法致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有罰銅五斤及知言者皆不棠納臣謂大臣爲國計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寵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係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

論王倫之亂不可寬江淮官吏罪　歐陽脩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狀巳到多時而尚

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放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以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illegible]之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皆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illegible]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

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致害之由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刑威不振紀綱遂紊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遜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熈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傳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盖用命則破

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切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令大臣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見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不可寬恕

議僭逆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綱[illegible]上十議其四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以僭竊位號爲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狥國之意但爲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僞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十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

事而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爲得計人之千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爲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

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
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議僞命　　李綱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爲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仗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刼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爲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爲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僞楚者有因爲姦利汙

渠國戚者有爲僞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僞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爲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爲之草勸進之表或爲之定冊立之儀覩之恬然不以爲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闊畧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僞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復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爲之用事者爲一等以受僞官遷職者爲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爲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

之心並與旌別至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
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
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知
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
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
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
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

論劉豫之亂捍禦賊馬　李綱

高宗紹興四年提舉西京崇福宮李綱上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

人窺伺承楚如別有瞀志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況臣世受國恩嘗蒙眷獎權寘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慮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為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禆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僞齊劉豫以虵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輙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彊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左

虜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遙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中、嚮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

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為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雷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𤫊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

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摽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爲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

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爲退避之計則可今爲是役者僞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灾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爲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僞齊所驅脇而來皆京東西關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游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不送死於我昔苻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

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靮而扞牧圉夙夜憂歎辜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李綱

紹興四年時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使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於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世忠統全軍於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急艱難之秋為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不疑毅然親征將士用命捷音系路兩寨克壯虜勢退衄誠可為天下大慶然[illegible][illegible]前後[illegible][illegible]事方[illegible][illegible]會之來間不容髮

綱輒敢竭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有可以裨廟筭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幸甚謹具下項

一宜防備生兵綱竊觀僞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糧既久入寇亦早倘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師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兵繼來我以疲之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宜命諸將蓄養銳卒更進迭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精銳軍馬以爲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綱竊聞僞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濱海州縣、則吾腹内之民擾矣、然自海道來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爲少、合之則勢强、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處、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綽捍禦、許以將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爲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綱竊覩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由上

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荊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爲我有、上流形勢、尙之爲重、襟帶荊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眞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鎭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綱竊觀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

命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府既已不行、兩宣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亟命信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之[illegible]有所依怙、國勢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綱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蓋爲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決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請、朝廷欲紓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

巨鎮所以爲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晝江之請謹不可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遯將來措置淮南當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爲帥府屯重兵爲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泗壽春淮揚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給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

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綱竊惟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睚眦之失必相怨憤而激以忠義則往往復合者其性然也郭子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合堂同席而坐一聞祿山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則先國家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相能光武解

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朕為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為爪牙者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危之秋使之各渡江以相應援則當以調和之為先宜賚淵秉降宸翰遣近臣推明古之將帥徇國家之急而忘私忿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歡然犄角立功則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

一宜增置禁衛竊觀自古人主必有親兵所以制障表裏為長慮卻顧之術也祖宗禁衛之兵總之三衙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寖少止以將兵為

衛非強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旣遣渡江宿衛單寡何以鎭服中外倉卒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五軍統制平時與禁衛之兵相參宿衛緩急聽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隸屬諸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也

一宜廣備糧食竊謂用兵以糧食爲急糧食以飛輓爲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糧食不可不廣爲之備訪聞湖南米斗百錢江南東西

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絕之患、若止仰常賦、深恐緩急不免科須、米價翔踴、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綱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為天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癘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洶湧、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由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

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爲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眞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愒日於閒暇無事之時逮遽震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爲而不爲眞可惜也荆湖閒車船乃唐嗣曹王皐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以雙輪鼓蹈而進駛於陣馬又仁宗朝修武經總要該載古今戰艦之制甚備願命荆湖及頒降式樣於

沿江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逐時閱習可以爲長久之利非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么綱昨任荆廣宣撫使曰招捕羣盜數萬人惟湖北賊楊么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水軍未可攻討嘗具楊么本末申奏以謂此賊不可輕是時朝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綱節制湖北荆南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璞同兩路帥臣措置迨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蓋此賊非陸地羣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没不常

其徒皆舟人漁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久，則錢糧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張，未有掃蕩之期，爲吾牽制，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則邀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種植，以絕其糧，明出文榜，揭近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許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携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可圖兵以緩爲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既衆，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酋首，必欲

盡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論淮西軍變酈瓊叛逆　　李綱

臣據舒蘄江黃州探報酈瓊叛逆擁淮西全軍并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僞齊沿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爲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輒避衆所共知不爲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陝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渤海之流最爲龐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寛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爲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

返斾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勵士氣足控敵一面
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投閑散將士觖望生携貳之
志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即當選武臣
之有威望智畧者以爲之代使將士悅服衆人無言
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參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
以莅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有
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
一發兵頭髮爲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得
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謀
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

二也王德鄜瓊在光世軍中皆號梟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相能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絕間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恨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焚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恍衆而不知有携手同歸之虞術亦疏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權時之宜歸罪於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喩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

情旣安瓊必遁逃借有從者不過部曲耳竊揄鄰境諸帥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之地瓊必成擒不務出此而急置宣撫制置使副臨以重兵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擄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之事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福隨之而況五乎深可痛惜請畢其說自艱難以來所乏者兵西北將士尤爲難得以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爲多十年之間疾病死傷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讎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舍我歸彼賊勢

益張朝爲君臣暮爲仇讎如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
我不能有反爲賊用致死於我可不悲乎酈瓊將士
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爲之鄉導以擾江淮寧不
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重兵於江淮以爲
藩籬仰此一軍控制廬壽盡卷而去藩籬決矣何以
補之折東補西愈見踈闊姦逆窺伺强暴陵夷喪威
辱國自取予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年議戰士氣
稍振去冬累捷國勢浸强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
之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
腕憤歎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

來將帥何以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曷追語曰既往勿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惜痛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己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也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蜀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閱

皆感泣卒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所謂罪己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圖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携離士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振時之宜暫輟攻取之計[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静以待之俟人心之漸寧士氣之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迄天誅所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應乾象紫微之宫三光之

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初不留意近闕楊沂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為不可後也昔秦穆公歸自崤作書以自誓其言曰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廣詢

之則剛私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存進必
多方召以元老壯猷而興周房杜以持衆美故之君
而興唐職此之由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
致亂顧所謂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
隋之季以偏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欲專
也明目達聰聽欲廣也方今虜僞鴟張將士離散天
下危於累卵陛下得不廣聰明爲扶顛持危長久之
計乎所謂採者哲之言而勿偏聽在今日爲不可後
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
時有若盧綰陳豨在光武時有若龐寵盧芳在太宗

時有若輔公祏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康楚元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制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爲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衆一旦叛去固不爲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足爲吾害也或謂虜僞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楊沂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險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號令得所賊馬豈敢深入儻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馬一動大事去矣所謂堅聖心之守而勿

輕動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帷幄之謀必有勝筭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級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臣以蠢愚夙荷睿獎

每思竭盡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疎無階自致遇事輒發罪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倘有補於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乞委楊沂中酌處淮西軍變　李綱

臣續據探報酈瓊驅虜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餘萬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并帥臣等並爲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朝廷有以處畫臣以疎遠初不敢論列再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嘗蒙詔許令入告若

不[illegible]言賞賚陛下然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致憤所激情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明乞賜黜責或檢會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伏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收淮西回易官兵已差都丞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之行何異於呂祉更望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爲便伏乞睿察

論淮西之變宜寬張浚罪　李綱

臣近者不量短淺輙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聽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赦狂瞽又

陛璽書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
臣竊見都進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
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
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愚竊以爲不然試爲陛下陳
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
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將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
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則
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畧何如耳易象有左次无咎之
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哉觀
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

効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爲無失也今浚之罪在於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於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携離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爲比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虀以細故而搖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强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爲自强之計則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爲歸罪始造兵謀者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

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爲弱去冬敗劉麟劉猊之徒甚衆用兵未爲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和恊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向安又爲藥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遽欲康彊哉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

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奕棋前着既差後着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前之爲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即還師今之爲寇者僞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底止哉誤蒙採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脩軍政以自强無爲趣時獻言者之所撓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

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
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功
者皆舊臣也借使無敗遂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
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
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爲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
兵謀之喻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
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
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邇來犬
馬之疾益深將塡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歸山林貪
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彌

志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冐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帖子附　　李綱

臣契勘朝廷所恃以禦敵者將士也新失淮西之軍將士之心未定正當靜以養之頻降詔旨慰勞撫諭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幾士心復安若先爲退保之計以示怯敵臣恐諸軍將士解體人人無固守之志爲盜賊之招昔眞宗皇帝澶淵之行未定又欲南幸召高瓊謀之瓊對曰南幸無不可者但慮將士離散不可復收遂定親征之謀臣以爲正與今日之事

相顯竊見近降指揮應副盧壽盱眙等處米斛並敗

撥赴建康府下卸又差梁汝嘉知平江府外議皆謂

車駕將幸平江平江與建康相去不遠徒有退避怯

敵之名臣私憂過計冒昧上聞不勝惶懼伏乞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令月十九日部率馬軍前去襄漢

臣契勘淮西兵將新叛之後藩籬踈缺並無控扼朝

廷近降指揮令飛分兵屯駐江池等州事理正宜如

此今乃前去襄漢上流空虛緩急何以應援伏望

慈詳酌特降睿旨令飛屯兵照應江池又淮西一帶

候過防冬措置襄漢未晚伏乞睿察

論車駕不宜輕動

李綱

臣近因上䟽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為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平江創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浚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如所聞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

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鬭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虜僞乘之誰爲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爲限隔彼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

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害、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

江表者、必以淮南爲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苻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尺以强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浚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酈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淝、則舒蘄光黄一帶無兵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

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哀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糧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於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背吾州縣蝟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爲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爲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據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只是委重地與敵以爲背脇瘡疾豈不亦可惜哉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論務付閫皆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携離捨

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着雖差後着猶可救也若着着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作不爲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爲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盡圖所以自固之策遣張浚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代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兵江

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相定矣前日創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攏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爲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盛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爲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

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欣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
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荆州從之者數萬人
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
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
而況于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之憂爲先則
雖弱必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
之言必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鼎虞之
時復進苦口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
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 徒能容納而
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

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勸為義帝伐項羽者三老
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轅生也勸都關中者
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衆謀不能
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輙獻膽
說仰裨廟謨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
其忠天下不勝幸甚